



杜詩

畫

樓閣

眺望

亭榭

~18  
884  
15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十四

樓閣

登眺亭榭附

古詩四首

律詩三

十五首

越王樓歌

鶴曰寶應廣德公皆至綿而此詩當是寶應元年初至時

作詩云綿州州府何磊落蓋創見之辭也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

宗子曰太

王貞顯慶中為綿州刺史創此樓顯慶中宗年號趙曰作者言其作綿州也鶴曰按新舊

史越王貞未嘗刺綿州且顯慶非中宗年號乃高宗年號今詳詩末君王舊迹之句意是

中宗或睿宗曾受此封孤城西北起高樓

及刺此州蓋史失書也





古詩西北有浮雲齊高碧瓦朱甍照城郭神仙樓上有浮雲齊高碧瓦朱甍照城郭

樓上西記書新宮銘有云碧瓦朱甍所以承瓦樓

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憑樓眺望

每至黃昏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

情批不深不淺○無快怏之志乎築樓登眺

將以寫其憂思故也後世登賞是樓則越王當合情斯可見矣

西閣曝日鶴詩云凜冽倦玄冬負暄

閣時作

凜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趙日梁元帝纂要

冬宋日負暄義和流德澤義和日義和

愧倚薄著而陰氣逼人謝靈運詩拙疾相

倚薄毛髮具自和批具自肌膚潛沃若沃日沃

沃然以湯太陽信深仁衰氣歛有託歌傾煩注

眼夏日展轉容易收病脚夏日謂有脚

則易流離木杪猿翩僊山顛鶴和則流離

布散翩僊軒舉宋日何朋知苦聚散謝康樂

詩甫與哀樂日已作即事會賦詩人生忽如

昨師日不必傷冷不貴隨時之宜古來遭喪亂賢聖



盡蕭索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弱聖賢遭喪

亂之世亦皆蕭索失所豈獨庸乎何必憂世而至於心力弱也

永閣朝霽奉簡嚴雲安鶴曰晚交嚴明

又首云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當是大曆元年春在雲安作

東城抱春岑夢江閣鄰石面夢

曰郭璞賦石面崔嵬晨雲白崔嵬晨雲白崔朝旭

射芳甸夢雨檻卧花叢夢

流鶯轉批風牀展書卷鈞簾宿鶯起丸藥呼婢取酒壺

詩雨檻沈約風牀展書卷鈞簾宿鶯起丸藥呼婢取酒壺

續兒誦文選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善

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絲衣輕又云晚交嚴明

府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曰鮮于褒後褒矧

此數相見喜沒干涉晚交嚴明府如此而止且

晚登灤上堂鶴曰大曆二年三月公自

馬林花動又云山田晚登灤上堂赤甲移居灤西此詩云繫

故躋灤岸高頗免崖石擁十字起得又別

開襟野堂豁北風而開襟繫馬林

花動雉堞粉如雲日公羊傳五板而堵

詩一



五堵而雉山田麥無隴師曰言麥熟也春氣晚更

生江流靜猶湧師曰言無波也四序嬰我懷羣盜

久相踵黎民因逆節師曰指安祿山之亂也天子渴垂

拱宋曰時喪亂既久民困於賊後天子播遷未獲收復也趙曰天子皇皇於廟謨不得

垂衣所思注東北師曰甫以東北為寇深峽拱手所

轉脩聳師曰謂困於楚峽不能無憂思也深峽

官未為冗趙曰可以為病也凄其望呂葛宋曰

謝靈運詩欽聖若旦暮懷賢亦凄其趙曰不復

夢周孔宋曰如周公孔子不可濟世數嚮時

夢主切計也數色斯人各枯冢師曰甫思得賢俊

出為國家整頓奈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

何斯人骨已朽矣夢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

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夢趙曰甫欲隨鳥

登兗州城樓鶴曰輿地廣記隋大業二

元前年復為兗州今公以開元二十四年

是開元二十九年之前作

東郡趨庭日宋曰兗州漢之東郡夢

之故趨庭論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

詩書



野入青徐也皆與孤嶂秦碑在郡縣上鄒嶧山與諸生

刻石頌德荒城魯殿餘宋曰秦本紀始皇東行

之所立遭漢中微未央及建章之漢恭王餘

意臨眺獨躊躇躑躅猶豫也師曰甫感時懷

古臨眺之際躑躅踏而不能去矣

東樓鶴曰詩云傳聲看驛使蓋使吐蕃

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門鶴曰流沙在西之

域中國使吐蕃者道出於此西門耳但添新戰

征西泛言西行之人出此西門耳

骨不返舊征魂一作但添征戰骨不返死生

沙場但添樓角凌風迫城陰帶水昏傳聲看

新戰骨爾驛使送節向河源補曰時遣使與吐蕃和借

上白帝城二首彥輔曰夔州周魚腹國

偽更曰白帝城唐改夔州十道志述稱

白帝以據西方色尚白也鶴曰當是火

曆元年公初至夔時作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

萬古春補詩之精切者小兒之英雄餘事業

補曰英雄指白帝也公孫表邁久風塵

述自號白帝築為此城



言也補註邁老也過也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

猶擁蜀趙曰大曆元年崔旰賦歛尚輸秦宋

時國用不足多賦歛也鶴曰秦乃時艱備吐蕃之所大曆二年吐蕃雖遣使來朝終不忘

備不是煩形勝深慙畏損神趙曰不是憚煩也

難居所慙者以畏懼而損我之神耳師曰子美慮叛亂未已祇畏奔走而耗損精神也

白帝空祠廟孫曰公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

轉棟宇客徘徊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宋

述始為王莽導江卒正更始時起兵討宗成王岑之亂破之遂有蜀土儲立為帝號成家

光武十二年為後人將酒肉宋曰凡舟人虛殿

日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慙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上白帝城鶴曰此詩言城峻樓高又見江而思夏后因風而憶襄王

當是大曆元年初至夔時作

城峻隨天壁趙曰天壁者天然自立之石壁也夢弼曰天壁指西方之壁星

謂城之高與樓高更女牆夢弼曰城上垣謂

天壁相隨也比之於城如女江流思夏后宋曰左傳劉子

比之於丈夫也郭璞江賦巴東風至憶襄王宋曰宋玉風賦

之峽夏后疏鑿楚襄王遊於蘭

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乃老去聞悲角人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



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宋曰左

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劉琮下輦而自王

白帝城樓鶴曰此詩當是大曆二年歲

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舟之句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宋曰

賦擣壁立之翠屏註石屏風如壁

居山當戶山峯奇秀每據筠床終日笑傲或

偃卧看山客至謂客曰此翠屏今人皆傳之

嘗見人題詩曰萬古漸漸白谷會深遊急急

能鳴鴈補註莊子出於古人之家豎子請曰

其一鴈能鳴其一人不能鳴主人曰殺

不能鳴者輕輕不下鷗其父欲取玩之明日之海

而上鷗鳥舞夷陵春色起夢漸擬放扁

舟魚肥吾漸放舟傲蕩君山湘川耳

白帝樓鶴曰詩云臘破思端綺春歸待

邊心當是大曆二年歲晏作

漠漠虛無裏宋曰陸機詩連連睥睨侵

城上女牆也侵則侵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

深臘破思端綺夢曰謂思得一端之綺可

客從遠方來春歸待一金念臘破思端綺非

遺我一端綺



工部全集孰謂此語堪解乎夢曰謂去年

待得一盞之金可以充賞春之費也

梅柳意還欲攬邊心夢曰詩曰攬古巧切亂也

宗壽春日出閨闈時風物明媚顧同行曰去年梅柳俱有春意弟妹天涯何日復得相聚

惆悵父之

白帝城最高樓鶴曰題曰最高樓則非

帝樓也當是公大曆元年到夔時登此樓所作故詩言其最高者為至

城尖徑旻旆旆愁長獨立縹緲之飛樓陸

海賦神趙曰為張大之語扶桑西枝封斷石對趙曰

淮南子日出於賜谷拂於扶桑扶桑在東弱故望見其向西之枝且與斷石相對隔也

水東影隨長流批極西扶桑在東故曰西弱水在

高故望見蓬萊山下杖藜歎世者誰子趙曰

原憲杖藜應門泣血迸空迴白頭夢曰詩

陪諸公上白帝城樓宴越公堂之上自公

鶴曰越公揚素也有堂在城上畫像尚存

鶴曰詩云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蓋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趙曰

而下雨落于空荒堦蔓草茅柱穿蜂溜蜜棧

皆下有垂之義



缺燕漆巢

**批**

却是拾取道也

**夢**

坐接春盃氣心

傷豔藥梢

**蘇**

曰左希登西樓曰豔

**英**

靈如過

隙

**夏**

曰悼揚素之英靈已逝日晷易度如

無窮人死者有時忽然何異騏驥之過隙也

宴衍願投膠

**夏**

曰衍苦旦切樂也謂今日

漆而結綢繆之好也

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

拋

城上

**鶴**

曰詩云八駿隨天子羣臣從武

而梁權道編在是年春蘇州作徒感於

也要之縣間皆可為巴西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

**夏**

曰空城風吹

花片片春動水茫茫

**批**

一作春送雨茫茫八駿隨

天子

**朱**

曰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巡行天下

踰輝超光騰霧挾翼穆王神智

羣臣從武皇

遠謀使車轍馬跡周於四海

遙聞出巡守早晚通遐荒

**批**

曰不敢言天子

昔周穆王漢武帝皆出巡守以比玄宗之西

幸也天子諱言出奔特云巡狩亦若春秋書

天王出狩于河陽是也



載六月幸蜀是時公在畿縣無由言草滿巴  
西綠師註為非至於引春秋以比唐君之出  
奔正是此詩當是言代宗廣德元年幸陝代  
宗還京在十二月甲午時已逼歲公未之知  
也故云春動巴西地暖而草已綠滿亦其當  
然梁權道以此遽謂是元年春作殊失之

江陵節度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

御判官賦七字句同作鶴曰節度使衛

曆三年暮春至江陵而今詩云樓上炎  
天冰雪生當是其年夏作史云伯玉大  
曆初丁母憂則是時未再期也雖曰起  
復亦不當作樓命客賦詩當時士論醜  
之宜哉

樓上炎天冰雪生題曰當炎天而樓上高飛

燕雀賀新成成曰淮南子大廈碧窓宿霧濛

濛濕朱栱浮雲細細輕樓賦畫棟浮細細之

輕雲朱栱濕濛濛之飛雨王杖鉞褰帷瞻具

美賈琮傳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

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

當遠視廣聽以糾察善惡何有反垂帷裳以

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投壺散帙有餘清關

日後漢祭遵為將軍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經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中五

升矢以拓若棘長二尺八寸投自公多暇延

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亮佐

參佐江漢風流萬古情亮佐



至將避之亮曰少住吾於此興復不淺  
陶侃曰亮非獨風流兼有為政之術

又作此奉衛王批耶批○豈自以鶴前作為未恆

蒸定有無則是與  
箭篇不相遠作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趙日言

臨者高所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

無批出語如此江風山月何足陳哉○鶴日

日陰陽書從夏至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推

較幾年唯鎮靜宋命將跪而推趙日馮唐傳古者

人制之閩以外將軍制之趙日曳裾終日盛

文儒宋日鄒陽何王之門不可與長白頭授

簡焉能賦媿似相如為大夫宋日謝惠連雪

園授簡於司馬大夫日為寡人賦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鶴日按

州刺史章彝初為武判官及是不副

意召赴成都殺之乃在廣德二年再鎮

絕域長夏晚趙日非吾鄉而在茲樓清宴同

朝廷燒棧北寔日棧北指三秦因宴南樓

絕棧道鼓角漏天東宋日雅州在蜀

詩一四



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諸州詔焚大散關公  
在蜀之梓州梓州為東川雅州之漏天屬西  
川公猶言朝廷在燒棧之北鼓角在漏天之  
東耳朱文公語錄杜詩最多誤字蔡興宗正  
異固好而未盡其嘗欲廣之作杜詩考異未  
暇也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  
思當作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  
天以其西北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詩  
云鼓角漏字為漏似此類極多

屢食將軍第

俱蒙魚味曹子建曰吳竿屢乞食於將軍第仍

騎御史驄唐章公之馬叙其恩禮之厚本無

丹竈術以陰陽怡養豈有丹竈術致乘風御

真妾耶那免白頭翁之術以言無丹竈也寇盜狂

歌外形骸痛飲中自隱尔野雲低度水簷

雨細隨風出彌江城黑節度府之事也此題

詩蠟炬紅明燭而題詩中此身醒復醉不擬哭

途窮擬學之曰醉則如阮籍以酒自隱故得免當

世之難常出不由徑遇途窮則慟哭而反公

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能迥樓曰改席則自南留門月復光

雲霄遺暑濕雲霄之間而不知有暑氣也

山谷進風涼老去一杯足前一杯酒誰憐



屢舞長

宋曰詩屢舞

何須把官燭

後漢書巴祗

為揚州刺史與客坐閣下不然官燭會稽錄陳修為豫章太守十日一炊不然官燭似

惱鬢毛蒼

登岳陽樓

曆三年作

昔聞洞庭水

東有太湖中包山山下有

洞穴潛行地中無所不通謂之洞庭為太湖日月

若中也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

此實道洞庭乾坤日夜浮

句略不用意而情境適等言雄渾之絕下兩

如雞子中黃孤居天內地大地小表裏有水

四海之水浮于元氣之上天地各乘氣而立

天而載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問先生何之役指溪上孤舟曰有此足以養

孤舟可以浮泛我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老子戎馬出郊張景陽登臺詩遠望涕泗流

十字耳氣象闊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

筆力終不逮也補註西清詩話洞庭天下壯

觀自古騷人墨客題之者眾矣如洞庭天下影

闊山拔地形高又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

鳥飛應畏墮帆遠却如閑皆見稱於世然又



未若孟浩然詩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  
讀之則洞庭空闊無際氣象雄張曠然如在  
目前至於讀子美此詩則又氣象不然大與  
諸子迥別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  
陵曾中吞幾雲夢也後村詩話云杜五言感  
時傷事如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八句之  
中著此一聯安得不獨步乎若全集千四百  
篇無此等句為氣骨篇篇都做圓荷浮小葉  
細麥落輕花道了

###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鶴曰詩云雪岸叢

當是大曆四年初春作裴使君必岳  
守故用陳蕃事詩云禮加徐孺子

湖闊蕪雲霧樓孤屬晚晴批遠近濃淡禮加

徐孺子朱曰後漢徐孺子豫章南昌人時陳

郡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緝來特設  
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定功曰徐孺子公

也自比詩接謝宣城朱曰謝文暉為宣城郡太

板橋有云江路西來水歸流東北驚天際識  
歸舟雲中辨江樹夏商曰甫以謝比裴也

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夏商曰甫以謝比裴也敢違漁父

問從此更南征朱曰史記屈原使上官大夫短原於

楚襄王怒而遷之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

此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  
獨醒是以見放宋玉作招魂辭曰獻歲發春

兮汨吾南征夏商曰甫自此欲之潭如衡也

### 送嚴侍郎到縣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

送嚴侍郎到縣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

送嚴侍郎到縣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

送嚴侍郎到縣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



得心字

為黃門侍郎其再以黃門侍郎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

惜登臨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王風賦楚

峻背幽谷窻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

高深城擁朝來客嚴公早間之來也天橫醉

後參批落落有豪氣○日參西方之宿蜀

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夔

此會共能幾諸孫賢至今自公

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沈夔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夔

題終明府水樓二首夔

題終明府水樓二首夔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夔

然欲下陰山雪夔

然欲下陰山雪夔

然欲下陰山雪夔

尹城都又薨於官乃題之者

嚴公寶應元年赴召時未

誤此詩寶應元年五月六月作

王風賦楚

嚴公早間之來也

日參西方之宿蜀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夔



山此為可愁矣宋曰陰山匈奴山名其地四時常有冰雪范彦龍詩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風斷陰山批兩句如樹霧失交河城不去非無漢署香批何相合○

朱曰漢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荅對欲使氣息芬芳趙曰自憫其身留滯也署指尚書省也公為工部員外郎其在省也則自宜應有含香之制今以為客不去耳

絕壁過雲開錦繡朱曰夔峽路朱曰後漢方術

笙簧朱曰天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

尚方公自註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故

傳王喬為葉令有神術每月朔常自縣詣臺朝明帝恠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焉乃詔尚方

諒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漢表尚方主作禁器物

宓子彈琴邑宰日朱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

治之慶弼曰宓終軍棄繻英妙時朱曰終軍

房六切姓也選為博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

以合符軍曰丈夫西遊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

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慶弼曰繻詢趨切

昂邊也師曰潘安仁西征賦終童山東之英

妙貢生洛承家節操尚不泯師曰承家言終

也風為政風流今在茲慶弼曰美其可憐賓客

盡傾蓋朱曰鄒陽傳古語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註云傾蓋猶交蓋駐車也慶弼曰



謂其愛何處老翁來賦詩宋曰公自謂也魏

但末楚江巫峽半雲雨他半字好看清簟踈

簾看弈碁批無一字不盡○批日謝玄暉詩

不暮魏文帝書彈碁間設終以博弈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郭曰詩云江水流

當是廣德元年春作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批絕大

息跡有但羈栖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鞞批

日樂記聽鼓鞞雙雙新燕子依舊已街泥批

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堂師曰甫言父

客一身羈栖今日登樓所見景物如此不無

天畔登樓眼隨春入故園春一作風戰場

今始定移柳更能存義一作豈趙曰時史朝

故園舊所移柳更能存乎更疑辭也厭蜀

交遊冷批以子美交遊當時蜀盛猶厭其冷

乎其後又有厭就成都卜之句○蘇曰廖岸

耳思吳勝事繁批日晉張翰守官於洛及秋

遂棄官歸甫既厭蜀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荆

欲適吳楚故有此句



門定功曰荆門山其峯對起如門唐貞元間始立荆門縣屬江陵府

登樓趙曰此聞代宗還長安作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

色來天地夢曰言錦江春色鮮妍自天

壘浮雲變古今宋曰左太冲蜀都賦夫蜀都

山界夢曰縱使玉壘為古今英雄割據百

千萬變如浮雲終亦歸中原之總統也補註

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

星河影動搖等句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

盜莫相侵夢曰謂今朝廷如北極之尊終

侵也或謂崔旰反成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

聊為梁甫吟批謂先主廟中乃亦有後主此

梁父之恨而已師曰諸葛亮佐先主圖收復功未就

而亮卒及後主即位祠祭亮廟嘆無人為之

助亮未達時作梁甫吟鶴曰公正以代宗還

京而李光弼死故以比後主之失孔明也夢

魯書又引資治通鑑廣德元年十二月丁亥

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先謁陵廟然後

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事豈堪相公

再壞邪梁甫吟未句罪晏子公意在元載乎

今併錄之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

鶴曰新津縣在蜀州元元年

公居成都嘗暫如新津此詩殆其年作也又云池水觀為政當是與仕於蜀州

登者同

望極春城上開迤近鳥巢白花簷外朶青柳

檻前梢此梢朶却全嫩池水觀為政夢

其澄清不可撓也顧子與子華遊東池子華曰水有四德池為一焉沐浴羣生澤流萬世

仁也揚清激濁蕩滌塵穢義也弱而難勝勇也導江疏河變為流謙智也顧子曰我得汝

上於池矣厨煙覺遠庖夢西

川供客眼客一遠唯有此江郊蘇曰向兆曰唯

故掛冠投老率

閣夜鶴曰詩云歲暮陰陽催短景又云

又云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乃大曆元年作是時崔旰之亂未息

歲暮陰陽催短景謝靈運雪賦天涯霜

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

搖此此兩句對看自是無窮俯仰之悲兩句共見奇麗若上句何足表異評詩未易以

此○修曰西清詩話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秘藏

也如子美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

動衡過漁陽慘其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搖動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繫風



捕影豈有迹耶朱曰百斛明珠云七言野哭

之家麗者杜子美此二句後寂寥無聞

千家聞戰伐朱曰夫子惡野哭者夷歌幾處

起漁樵朱曰陪以白狼夷歌成章卧龍躍馬終

黃土朱曰卧龍固是羅馬何限古人開口自信

外有孔明廟躍馬謂公孫述也城上有白帝

祠此二人蜀之英雄言不免歸於土左太冲

躍馬而稱帝人事音書謾寂寥朱曰作人事音

西閣二首朱曰楚地暖其搖落也小小而

巫山小搖落朱曰宋玉九辯草木搖落而

變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朱曰王粲登

舉翼註大戴禮夏孤雲無自心朱曰五字甚怨

小正鳴者相命也朱曰孤雲獨無依層軒俯江壁要

合盡之朱曰陶淵明詠貧層軒俯江壁要

路亦高深朱曰選先朱紱猶紗帽朱曰朱紱

雖帽則隱者之中公官新詩近玉琴功名不

早立衰疾謝知音朱曰疾一作病一哀世非王粲終然學

越吟朱曰漢末西京擾亂王粲去而依劉

越吟史記越人莊鳥在楚有頃而病楚王使

人察其意之所向聞其越聲知其思越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朱曰謝文暉詩既



洲不道舍香賤田曰應劭漢官儀曰桓帝時

舌香與舍之頗辛螫不敢咀嚙疑有過賜毒

藥歸舍辭決家人哀泣其故僚友取其藥驗

之無不嗤笑後尚書郎舍雞舌香始其如鑷

於此夢彌曰公自謂為貪外郎也

白休鶴曰鑷昵輒切田曰南史鬱林王年五

誰邪答曰太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經過凋

為人作曾祖而披白髮乎即擲鏡鑷

碧柳夢彌曰謂蕭索倚朱樓索一作瑟夢彌

伏朱樓畢娶何時竟朱曰謝靈運謂子平曰

而四望夢彌曰謂蕭索倚朱樓索一作瑟夢彌

相復夢彌曰謂蕭索倚朱樓索一作瑟夢彌

豪華夢彌曰謂蕭索倚朱樓索一作瑟夢彌

食寄冥搜陳曰選服食求神詩盡人間興作

意兼須入海求趙曰方欲儘南下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鶴曰以

號考之當是大曆二年冬在夔州作

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稍通綃幕霽趙曰

也謂天霽之遠帶玉繩稀朱曰玉繩星名謝

色薄如綃

章門鵲晨光起檣烏宿處飛寒江流甚細有

-7 129 32 877" data-label="Text">

意待人歸蘇曰蘇絲野燕溪草春風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鶴曰梁權道編



史是年冬無雪長安且無雪蜀安得有  
之而今詩云雪崖纔變石雖非大雪然  
炎方尚至於變石則長安不應云無當  
是大曆二年作史云十一月雨木冰可  
知其有  
雪矣

山木抱雲稠音稠密也寒空繞上頭雪崖纔

變石作雲風慢不依樓社稷堪流涕壽思社

稷事使人安危在運籌帷幄之中看君話

王室感動幾銷憂

西閣夜賊爾猶存當是大曆元年作盜

賊指崔肝也是時肝之亂未靜

恍惚寒山暮透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

月侵門擊柝可憐子門擊柝無衣何處村

謂不憂盜也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日謝靈運詩高齋次水門薄

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自是僂骨際出

初月波鶴鶴追飛靜作盡豺狼得食喧不眠

憂戰伐無力正乾坤豺喻寇盜是時蜀有崔

肝之亂河南又有相繼入寇故云



西閣雨望傷日詩云菊蕊凄踈放松林  
駐遠情當是大曆元年秋在

夔州

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寒一作高迳。添。沙。

面。出。湍。減。石。稜。生。日逕之所以添以水落

其稜自生可謂奇語矣菊。蕊。凄。踈。放。松。林。駐。遠。情。滂。沱。

朱。檻。濕。宋日詩俾萬慮倚簷楹趙日簷邊之

楹有所思矣

不離西閣二首鶴日詩云地偏應有瘴陶日

元年冬作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陶日

詩心遠地自偏瘴蜀日謂蜀臘近已含春失

學從愚子無家住老身住一作任日不知

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趙日一作何批趙註是○

我別乎莫定要留人也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一作

石壁斷空青批無敢使以其近藥名故○田

云山色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

事吁駭始初經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大昌屬夔州而詩云金吼霜鐘  
徹當是大曆元年冬在夔州作

問子能來宿

嚴明府曰子指

今疑索故要

曰索

所白切 曰言不來宿者

匣琴虛夜夜

曰期

手板自朝朝

曰

也張載秋夜琴橫五尺匣板自朝朝

也 金吼霜鐘徹

鐘其人必能琴金吼霜

炬銷

晨矣 曰以待嚴明府之至也

早鳧

江檻底雙影謾飄飄

王喬鳧鳥事

草閣

柴扉永不關

大曆二年秋作

草閣臨無地

閣透迤陀寺碑飛 柴扉永不關

柴扉 魚龍回夜水

元水經 星月動秋山

夕露晴初濕

高雲薄未還泛舟慙

小婦飄泊損紅顏

小婦怯紅顏

眺望律詩九首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自遣問有

作奉呈後如詠竹泛舟觀岷沱畫圖至北池臨眺皆分韻賦詩其情分稠密如此而史謂嚴武中頗銜之不知何所本而云詩云何補參軍之歡娛到薄躬當是廣德二年作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獨鶴元依渚衰荷且映空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楫分曹往金盤小徑通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盃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異方初豔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掩

清宴已知終何補參軍乏

一作

歡娛到薄躬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鶴曰詩云廉頗出將

頻謂武屢為蜀郡守帥矣又云政簡移風速層城臨媚景絕域望餘春史謂上元二年建丑月以武為成都尹此詩作於寶應元年之春

黯匡君切

朱曰前漢汲黯字長孺武帝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

海山遷於東

廉頗出將頻

朱曰史記廉頗趙之良將頻為趙將兵破

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神

朱曰取汲黯之直言廉頗之雄

政簡移風速

朱曰史記世家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

故五月而報政成

慶弼

詩清立意新

余曰呂氏童蒙



訓老杜詩云詩清立意新最是作詩用力處

蓋不可循習陳言只規模舊作也夢弼曰美

中丞之層城臨媚景媚一作暇絕域望餘春夢弼曰

能詩也高城也絕域遠絕也旗尾蛟龍會夢弼曰禮蛟

言蜀與京畿遠絕也樓頭燕雀馴且馴在民可知此政簡移風

樓頭燕雀馴師曰公之德及鳥獸也燕

速之證古者信及豚魚地平江動蜀天闊樹

化行蝗虎不過如此浮秦動字最佳長篇著兩語如此豈不軒

兩句張大城上帝念深分閩古王音之遣將

也跪而推轂日言天子委以閩外之任也軍須遠算縉帝初算縉錢註縉絲也以貫錢武

也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縉貫而稅之師曰算

縉衰世之法今蜀貢花羅瑞錦以應軍須與

者遠矣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麟日蛺蝶

上絲繡也蘇曰漢武時西域獻蛺蝶羅日本

國貢麒麟錦十端金花眩人眼目趙曰言嚴

公入貢不辭第輸高義治第令視之對曰為

忘朝廷也奴未滅無以家為觀圖憶古人朱曰馬援傳

由此上益重愛之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振房故不及馬援

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盡伏波將

軍像帝笑而不言趙曰言嚴征南多興緒事

公可與古人為比當圖畫之征南多興緒事

業閣相親批閣相親者深欲倚以成功業也

贈征南將軍公嘗譜預為祖而公與嚴武有

世舊故以預之事業言與武相近也興緒者



謂興况緒意也興去聲

出郭

西又曰詩云遠煙鹽井上斜景雪峯謂上元元年卷渾党項寇涇隴史思明陷東京而段子璋反陷緜州劉展反陷昇潤州西原蠻又寇邊當是上元元年成都作

霜露晚凄凄高天逐望低遠煙鹽井上立之

有鹽井遠煙謂煮鹽也斜景雪峯西照也日斜景謂晚

謂西山上積雪經夏不消故國猶兵馬謂長安也他

鄉亦鼓擊亦作江城今夜客還與舊鳥啼日

公感亂而與鳥俱啼其傷至矣

灤西寒望

灤西日詩云瞿塘春欲至定卜水色含羣動日入羣動息朝光切太虛形

容氣格甚富年侵頻悵望預日陸機

路既已多後興遠一蕭疎猿挂時相學鷗行

炯自如光也儉勝鳥炯然鳥逝瞿塘春欲至

定卜灤西居三月方移灤西也按集有暮春

題灤西新賃茅屋詩

曉望白帝城鹽山

大而白因以名之鶴日詩云春城見

松雪當是大曆元年春在夔州作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

結飛樓作紅江一日日出清江望作江一塞暄和散旅愁

春城見松雪山明望松雪始擬進歸舟日

謝玄暉詩天際識歸舟

野望因過常少仙君公曰少仙當是常徵

云微君晚節旁風塵豈晚年在青州作

野橋齊度馬日可畫他人以為橋參差不齊

齊今云野橋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江從灌

口來昔秦守李冰疏鑿離堆以灌蜀土因而

得入村樵徑引嘗果栗園開日園一作

平聲余謂非也皴疑當落盡高天日幽人未

遣回

野望霧深當是乾元二年在秦州作

清秋望不極迢迢起曾陰層巒起曾陰遠

水兼天淨可百里畫似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

落山迥日初沈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不

必有來處自是好○日公以鶴自喻以鴉

喻小人謂己之所以未歸者由小人衆多也

上獨鶴未至日獨爾歸晚昏鴉已滿林矣余

日何遜詩昏鴉接翅歸蘇日陸機晚立汀



疑子美先得後句就而補之

**野望**鶴曰詩云金華山北倍水西仲冬

又云仲冬當是寶應元年十一月往射洪作同時有往射洪縣南途中有作南

之通泉縣等詩

**金華山北涪水西**趙曰金華山涪水仲冬風

**日始淒淒**復曰少寒也**山連越**鶴曰越**鶴蟠三蜀**

深曰雋音隴希曰唐志雋州為越雋郡有越水雋水三蜀初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

武帝又分置犍為郡**水散巴渝下五溪**然壯

麗○鄭曰巴渝二州名**獨鶴**謂之五溪註謂酉辰巫武沅等溪也

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

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携子偽反曰鶴

**野望**鶴曰詩首云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當是在成都作公

以寶應元年四月送嚴武至綿州遂入梓州秋歸挈家往梓此詩未去綿時作

**西山白雪三城戍**朱曰按新史高適傳上皇

百姓弊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論之

吐蕃入寇故**南浦清江萬里橋**趙曰公草堂

**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遥**亂諸弟

離散獨公**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

一離散獨公蜀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



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作日自

亭榭 古詩三首 律詩八首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公自註時邑人塞

李北海即李邕也唐史天寶初邕為汲郡北海太守歷下亭在齊州以有歷山故名此詩當作於天寶四載間

東藩駐皂蓋東藩今之太守即古之諸侯為

王潘屏者也駐皂蓋謂留治于此郡也後漢輿服志中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轡北渚

凌清河濟河郡北渚與清河蓋相近也海右

此亭古右一作內謝逸曰此亭乃李之芳濟所創居海之右作之

南名士多題濟州名士題註所謂邑人寒處士

等雲山已發興玉佩仍當歌題曰言既又有

玉佩之人歌以侑飲取詩瓊瑤玉佩脩竹不

受暑補註蓋自得之妙不一而足如脩竹不受暑

輕燕受風斜吹面受和風野航拾受兩三人誠用字之工也然其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只

是平易雖曰似俗交流空湧波竹曰傍有脩

其實眼前事爾了無暑氣雖曲水流觴竟不如此故云希曰

濟河與鵲湖互見所以謂之交流亦前句北

日將如何師曰此亭韜藏真趣俗士莫知惟

家東征賦塋河濟之交流蘊真愜所遇落



已西類也深曰江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淹詩悠悠蘊真趣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役此非特言邕當之官而各別又見公之不

趨貴以為考矣彼賤丈夫者冀宵燭之末光

分玉笋之餘瀝而不知恥與公有間矣

貴指言李北海賤甫自謂也貴賤雖殊其為

事物所役則一人生天地間勞形體疲精神

難與公再獲過此有所悵惜也

歡會時少怨別時多恐此一會罷

登歷下古城負外孫新亭亭對鵲湖時

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

北海太守李邕

吾宗固神秀指李之芳蓋體物寫謀良

人稟神秀之氣能體物景寫其謀謨創造

此亭頗有長人之智也朱曰陸機文賦體

物而形制開古跡趙曰舊有此亭而之芳

瀏亮而形制開古跡趙曰舊有此亭而之芳

是亭也魯冰延樂方重也師曰曾與層同積也

陰涼如積冰然可以延引歡太山雄地理

樂之方耳方讀如方術之方太山雄地理

巨壑眇雲莊師曰按地理志此古城枕太

水巨壑即溪壑之接濟水者水氣在天為

雲雲莊即雲氣屯聚如莊然莊者屯聚之

義眇言襟帶之遠也高興泊煩促氣爽人也補註煩

促也永懷清典常師曰言之芳以常道化

永不志也朱曰詩維以舍弘知四大朱曰

不永懷易既有典常舍弘知四大朱曰

不永懷易既有典常舍弘知四大朱曰

不永懷易既有典常舍弘知四大朱曰



弘光亦大老子域中有四大天大地大無所不見也

出入見三光山曰日月星辰迭為隱見

班孟堅典引經緯乾坤出入三光漢負郭

喜粳稻師曰負郭者倚郭也夢曰使我有洛

陽負郭田二頃安時歌吉祥批豈詩殆

能佩六國相印乎安時歌吉祥批豈詩殆

吉祥兆于此故從而歌之也夢曰莊子

###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負外新亭

新亭結構罷梁曰何平叔景福殿賦結構則

何遜架以成屋宇也隱見清湖陰夢曰清

也今齊州廡舍中大池是也水北曰陰亭居

連詩行雲星隱見是也跡籍臺觀舊鄭曰觀

釋名觀於上觀望也此亭乃圖籍所載後齊

築作臺觀遺跡猶存今之芳因其舊跡啟以

新亭氣溟海嶽深批此籍此溟亦為北海牽

濛然深遠也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補

指物感槩蓋詩人之興堞曰堞城上垣也鶴

堞前詩云海右此亭古李云形制開古跡是

也齊有古祝阿城乃春秋諸侯同盟於此城

者亦有晏嬰城師曰之如召公聽訟甘棠之

飾堆堞至今人感思之如召公聽訟甘棠之



下後世思之而不志  
以爲勿翦勿伐也  
芳宴此時具一作俱

曲水宴詩嘉樂  
具矣芳宴在斯  
哀絲千古心禮記一絲作絃

曰何敬祖聽陰子堅彈琴古人不見哀絲上  
寫出千古之意師曰歷下之城廢興非一

代觀今感昔哀樂而已  
主稱壽尊客舉也言主

人重客故舉觴爲壽日曹植  
詩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造秩宴北林

北一作密日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日詩鬱彼北林因所宴在北林故借用也趙不

阻蓬華興日傳長虞贈何劭歸身蓬華廬  
蓬華之興故有  
得兼梁甫吟日蓬窻華戶甫自

言貧賤之居昔諸葛亮嘗作梁甫吟梁甫吟  
者山東之音也凡人思鄉各爲本土之音甫吟

西人也今思山東寧無思鄉之情然對酒當  
歌必有所感傷故云意謂家不阻限東西其

興爲如之何猶得兼爲梁甫之吟不亦善乎  
趙曰諸葛亮登山作梁甫吟蓋在野之一歌

也其詩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中有一  
三墳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強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  
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觀此則見

公之深  
意矣

### 滕王亭子二首

王元嬰高祖之子也調露年間任閣州  
刺史閣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

君王臺榭枕巴山夢弼曰自漢魏以來有封

王也爾雅釋宮四方土高曰臺無室曰榭  
日閣州古巴西郡故

王詩



山亦謂之巴山其萬丈丹梯尚可攀復指雲臺山而言歟

之高也殊曰謝玄暉敬亭詩春日鶯啼脩竹

裏仙家犬吠白雲間詞以亭在觀內故有下

王丹成上昇鷄犬舐其鼎亦清江碧石傷心

麗碧一作錦趙曰麗矣而謂之傷心嫩藥濃

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

還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墻猶竹色虛閣

自松聲宋曰高唐賦不見其底虛聞松聲葉

其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勝王鳥雀荒

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夢曰吹千

騎把霓旌宋曰高唐賦蛻為旌千乘萬騎

章梓州水亭公自註時漢中王兼道士

是年春梓州是李使君夏方是章彝為

刺史詩云秋水席邊多當是其秋作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芟荷吏人橋外少蘇曰

飲彼處吏又少潘岳詩貪盃避吏人秋水



席邊多近屬淮王至

宋曰淮南王劉安以比漢中王

高門薊

子過

鶴曰薊居例切

訓曰薊子以比席道士

夫嚮慕之今公此句以尊

荊州愛山簡吾醉

亦長歌

補批曰如此用事自是點綴得人事好

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時童兒歌曰

無所知公言吾醉亦長歌則效童兒之為歌矣

登牛頭山亭子

鶴曰詩云猶殘數行淚對百花叢當是廣德

元年與上牛頭寺同時作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

井也江城孤照

日山谷遠舍風

山一作春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

通猶盛也

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

題鄭縣亭子

鶴曰鄭縣諫華州詩云鄭縣亭子澗之濱雲斷嶽蓮

臨大路當是乾元元年臨赴華州司功時作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

臨高多

發新

雲斷嶽蓮臨大路

蓮一作道

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大

至潼關姚鸞屯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

絕道濟糧道是也巢邊野雀羣

趙曰指言長春宮也在同州朝



欺燕

夏商

日喻小

花底山蜂遠趁人

夏商

日喻羣小

趨權勢也

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宋

野雀欺燕

山蜂趁人皆感時而作故未有幽獨傷神

其事而似譏之爾蓋公以論房瑄不

重題鄭氏東亭

公自註

在新安界新安縣

在河南府當是公天寶三年在東都宴洞中是夏作此詩乃秋作故云重題

華亭入翠微

宋

曰爾雅釋名山未及上曰翠

微曰山氣青縹色故曰翠微

之最高也

秋日亂清暉

宋

曰謝靈運詩山水含清暉

石歌山樹清漣曳水衣

夏商

曰詩魏風河水清且漣漪註水成文

衣連水

紫鱗衝岸躍

鶴

曰紫鱗魚也

蒼隼護巢歸

夏商

鳥隼鷲也

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飛

泊松滋江亭

鶴

曰松滋縣名屬江陵府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

大曆三年三月作

深更白

處必黑惟湖光最白

松竹遠還青

宋

一柱

全應近高唐莫再經

批

柱觀無復再經

在巫

今宵南極外

極一作斗

趙曰公將盡

作老人星

宋

曰前漢天文志狼星北地直大

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雨

夏商

曰公自言其老也



江亭鶴曰詩云坦腹江亭暖又云故林

上年從舊次

坦腹江亭暖東床坦腹羲之長吟野望時水流。

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能道言閑語非張子韶曰陶淵

明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社子美

相易其語則識者往往以謂子美不及淵明

矣觀其云雲無心鳥倦飛則可知其本意至

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而意俱遲則寂寂春

將晚欣欣物自私自實更無私自好自以爲我私故林歸未得

排悶強裁詩蘇曰劉公幹

曰萬物感傷而各遂其性甫以故林歸

未得以至憂悶殆不若夫欣欣之物耶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十四





